

名著名译插图本·精华版

前夜 父与子

〔俄〕屠格涅夫 著

插图

АКАНУНЕ ОТЦЫ И ДЕТИ 名著·名译



Ching Kuan Sun, Wang Shou Wang, Ye Qian Sun, Sun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名著名译插图本·精华版

前夜·父与子

〔俄〕屠格涅夫 著

丽尼 巴金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前夜 父与子 / (俄罗斯) 屠格涅夫 著; 丽尼, 巴金 译.
-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
(名著译插图本: 精华版)
ISBN 978 - 7 - 02 - 007153 - 1

I. ①前…②父… II. ①屠…②丽… ③巴… III. 长篇
小说 - 作品集 - 俄罗斯 - 近代 IV. 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59047 号

责任编辑: 张福生

装帧设计: 何 婷

责任印制: 王景林

前夜 父与子

Qian Ye Fu Yu Zi

{俄} 屠格涅夫 著

丽尼 巴金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 100705

保定市中华美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337 千字 开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2 插页 1

1979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10000

ISBN 978 - 7 - 02 - 007153 - 1

定价 1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65233595

出版说明

2003年以来,我社先后分四辑陆续推出“名著名译插图本”总计140种,这些图书一方面以其深厚隽永的内涵、优美流畅的译文和典雅精致的插图博得广大读者的厚爱;另一方面,也有读者认为其规模尚可精练。为此,本着优中选精的原则,我们从中精选出80种,组成这套“精华版名著名译插图本”,并增加了精短准确的著译者及作品简介文字,以软精装形式推出,以飨读者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2008年6月

名著名译插图本·精华版书目

(以著者出生年月先后为序)

书 名	著 者	译 者
荷马史诗·伊利亚特	[古希腊]荷马	罗念生 王焕生
荷马史诗·奥德赛	[古希腊]荷马	王焕生
一千零一夜		纳 训
源氏物语	[日]紫式部	丰子恺
神曲	[意大利]但丁	田德望
十日谈	[意大利]薄伽丘	王永年
坎特伯雷故事	[英]乔叟	方 重
堂吉珂德	[西班牙]塞万提斯	杨 绛
培根随笔集	[英]培根	曹明伦
罗密欧与朱丽叶	[英]莎士比亚	朱生豪
鲁滨孙漂流记	[英]笛福	徐霞村
格列佛游记	[英]斯威夫特	张 健
忏悔录	[法]卢梭	黎 星 范希衡
少年维特的烦恼	[德]歌德	杨武能
浮士德	[德]歌德	绿 原
傲慢与偏见	[英]奥斯丁	张 玲 张 扬
爱玛	[英]奥斯丁	李文俊 蔡 慧
红与黑	[法]司汤达	张冠尧
格林童话全集	[德]格林兄弟	魏以新
希腊神话和传说	[德]斯威布	楚图南
普希金诗选	[俄]普希金	高 莽 等
高老头	[法]巴尔扎克	张冠尧

欧也妮·葛朗台	[法]巴尔扎克	张冠尧
基度山伯爵	[法]大仲马	蒋学模
三剑客	[法]大仲马	周克希
巴黎圣母院	[法]雨果	陈敬容
悲惨世界	[法]雨果	李 丹 方 干
梅里美中短篇小说集	[法]梅里美	张冠尧
红字	[美]霍桑	胡允桓
安徒生童话故事集	[丹麦]安徒生	叶君健
死魂灵	[俄]果戈理	满 涛 许庆道
爱伦·坡短篇小说集	[美]爱伦·坡	陈良廷 等
一个世纪儿的忏悔	[法]阿·德·缪塞	梁 均
汤姆叔叔的小屋	[美]斯陀夫人	王家湘
奥勃洛莫夫	[俄]冈察洛夫	陈 馥
雾都孤儿	[英]狄更斯	黄雨石
大卫·科波菲尔	[英]狄更斯	庄绎传
简·爱	[英]夏洛蒂·勃朗特	吴钧燮
前夜 父与子	[俄]屠格涅夫	丽 尼 巴 金
呼啸山庄	[英]艾米丽·勃朗特	张 玲 张 扬
白鲸	[美]梅尔维尔	成 时
罪与罚	[俄]陀思妥耶夫斯基	朱海观 王 汶
被欺凌与被侮辱的	[俄]陀思妥耶夫斯基	冯南江
卡拉马佐夫兄弟	[俄]陀思妥耶夫斯基	耿济之
包法利夫人	[法]福楼拜	李健吾
茶花女	[法]小仲马	王振孙
复活	[俄]列夫·托尔斯泰	汝 龙
战争与和平	[俄]列夫·托尔斯泰	刘辽逸
安娜·卡列宁娜	[俄]列夫·托尔斯泰	周 扬 谢素台
海底两万里	[法]凡尔纳	赵克非
八十天环游地球	[法]凡尔纳	赵克非

马克·吐温中短篇小说选	[美]马克·吐温	叶冬心
汤姆·索亚历险记	[美]马克·吐温	成 时
哈克贝利·费恩历险记	[美]马克·吐温	成 时
娜娜	[法]左拉	郑永慧
德伯家的苔丝	[英]哈代	张谷若
莫泊桑短篇小说选	[法]莫泊桑	赵少侯
一生	[法]莫泊桑	盛澄华
漂亮朋友	[法]莫泊桑	张冠尧
福尔摩斯四大奇案	[英]阿瑟·柯南·道尔	汪 莹 等
契诃夫短篇小说选	[俄]契诃夫	汝 龙
泰戈尔诗选	[印度]泰戈尔	冰 心 等
欧·亨利短篇小说选	[美]欧·亨利	王永年
名人传	[法]罗曼·罗兰	张冠尧 艾 珉
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	[苏联]高尔基	刘辽逸 等
杰克·伦敦小说选	[美]杰克·伦敦	万 紫 等
斯·茨威格小说选	[奥地利]斯·茨威格	张玉书
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选	[奥地利]卡夫卡	叶廷芳 等
城堡	[奥地利]卡夫卡	高年生
好兵帅克历险记	[捷克]雅·哈谢克	星 灿
日瓦戈医生	[苏联]鲍·帕斯捷尔纳克	蓝英年 张秉衡
大师和玛格丽特	[苏联]布尔加科夫	钱 诚
了不起的盖茨比	[美]菲茨杰拉德	姚乃强
雪国	[日]川端康成	高慧勤
飘	[美]米切尔	戴 侃 等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	[苏联]尼·奥斯特洛夫斯基	梅 益
文字生涯	[法]萨特	沈志明
静静的顿河	[苏联]肖洛霍夫	金 人
伊凡·杰尼索维奇的一天	[俄罗斯]索尔仁尼琴	斯 人 等
这里的黎明静悄悄	[苏联]瓦西里耶夫	王金陵

目 次

前夜	丽尼 译(1)
父与子	巴金 译(165)

前 夜

丽 尼 译

И. С. ТУРГЕНЕВ
НАКАНУНЕ

根据 Constance Garnett 英文译本 *On the Eve* (William Heinemann, London, 1906) 转译; 并据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 1953 年出版《屠格涅夫选集》第三卷校订。



一八五三年夏天一个酷热的日子里，在离昆采沃^① 不远的莫斯科河畔，一株高大的菩提树的荫下，有两位青年人在草地上躺着。其中一位，看来约莫二十三岁，身材高长，面色微黑，鼻子尖而略钩，高额，厚嘴唇上浮着矜持的微笑，正仰身躺着，半睁半闭的灰色小眼睛沉思地凝望着远方；另一位，则俯身趴着，长着鬈曲的浅黄头发的脑袋托在两只手上，也正向着远处凝望。比起他的同伴来，他其实年长三岁——可是，看起来却反而年轻很多；他的胡须才不过刚刚茁出，颌下仅有些许拳曲的软毛。在那红润的、圆圆的脸上，在那温柔的褐色眼睛里，在那美丽地突出的唇边和白白的小手上，全有着一一种孩子似的爱娇和动人的优美。他身上的一切全都焕发着健康的幸福和愉快，洋溢着青春的欢欣——无忧无虑、得意洋洋、自爱自溺和青春的魅力。他转动着眼珠，微笑着，偏着脑袋，好像小孩子们明知别人爱看自己就故意撒娇似的。他穿着一件宽大的好像罩衫的白色上衣；一条蓝色的围巾绕着他的纤细的颈项，一顶揉皱的草帽扔在他身旁的草地上。

和他一比，他的同伴就似乎是位老人了；看着他那呆板的身体，谁也想不到他也正自感觉着幸福，怡然自得。他笨拙地躺着；上阔下削的大脑袋拙笨地安置在长脖子上；就是他的手、他的紧裹在太短的黑上衣里的身体、他的翘着膝盖的蚱蜢后腿似的长腿，所有它们的姿态也无一不显着拙笨。虽则如此，却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颇有教养的人；他整个朴拙的身体都显示着“可敬”的迹印，而他的面孔，虽然不美，甚至有点儿滑稽可笑，却表现出深思的习惯和善良的天性。他的名字叫做安德烈·彼得罗维奇·别尔谢涅夫；他的同伴，那位浅黄

^① 莫斯科西部地区，在莫斯科河右岸。

头发的青年，则名叫帕维尔·雅科夫列维奇·舒宾。

“你干吗不像我这么样趴着呢？”舒宾开始说。“这样可好多啦。尤其当你把脚这么翘起来，把脚跟并拢的时候——像这么的。青草就在你鼻子底下；要是老看着风景觉得无聊，也可以看看肥大的甲虫在草叶上不慌不忙地爬，或者看一只蚂蚁那么忙忙碌碌地奔波。真的——这样可好多啦。可你瞧你，却摆出了那么个拟古的架势，活像个芭蕾舞的舞娘，一个劲儿靠着纸糊的岩壁。你可得记住：你现在完全有休息的权利啦。第三名毕业，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！请休息吧，先生；请不用那么紧张，请舒展舒展你的肢体吧！”

舒宾用一种半慵懒、半玩笑的声音，从鼻孔里哼出了他的整个演说（娇养惯了的孩子对于给他们带了糖果来的父执们，就是像这样说话的），而不等回答，就又继续说道：

“蚂蚁诸君、甲虫诸君以及别种昆虫先生们，它们挺教我奇怪的就是它们那一份惊人的严肃劲儿：它们那么俨乎其然地跑来跑去，好像它们的生命真有什么了不起似的！怎么着，我的天！人为万物之灵，至高的存在呀，可是，你尽管给它们瞪眼吧，它们可睬也不睬你；你瞧，小小的蚊子竟也可以跑到万物之灵的鼻尖儿上来，居然把万物之灵当作面包来享用啦。这真是可恼。可是，话说回来，它们的生命又有哪一点不如我们的呢？我们要是可以俨乎其然，它们又为什么不可以俨乎其然呢？喏，这儿，哲学家，请给我解决这个问题！——你怎么默然不语呀？呃？”

“什么？……”别尔谢涅夫怔了一怔，说。

“什么！”舒宾重复道。“你的朋友把自己最深奥的思想披沥在你的面前，可是你竟是充耳不闻啦。”

“我在欣赏风景呢。瞧，阳光底下的田野，是多么灼热，多么光辉啊！”（别尔谢涅夫说话有点儿大舌头。）

“那不过是些明丽的色彩罢了，”舒宾回答说。“一句话，那是大自然！”

别尔谢涅夫摇了摇头。

“对于这，你该比我更受感动才对。那是你的本行：你是艺术家呢。”

“对不起，老兄；这可不是我的本行，”舒宾回答着，把帽子戴到后脑勺上。“我是个屠夫呢，老兄；肉才是我的本行——我塑着肉呀，肩呀，手臂呀，大腿呀，可是，在这儿，却没有形态，没有个完整的东西，乱七八糟……你试试看能捕捉到什么呀？”

“可是，要知道，在这儿也有美呢，”别尔谢涅夫说。“啊，说起来，你那个浮雕完成了么？”

“哪一个？”

“《孩子与山羊》。”

“去它的！去它的！去它的吧！”舒宾唱歌似地叫起来，“我看一看真货色，看一看前人的名作，看一看古董，就不由得把我那一块废料给摔得粉碎啦。你给我指出大自然，还说什么‘这儿也有美’。当然啊，无论什么里面，全有美，哪怕是尊驾您的鼻子，也有美——可是，你总不能把各种的美都追求遍吧？古人——他们就不刻意求美；可是美却不知从哪儿——天知道，也许是从天上吧——自然而然地掉到他们的作品里来啦。整个世界都是属于他们的；可我们的网就不能撒得这样宽：我们的手太短啦。我们只是在一个小池子里垂钓，干瞪着眼。要是碰上那么一个上钩呢，那可是托天之福！要是碰不上……”

舒宾于是把舌头一伸。

“得啦，得啦，”别尔谢涅夫回答说，“这全是似是而非的议论。要是你对美没有共鸣，随时随地遇见美却并不爱它，那么，就是在你的艺术里，美自然也不会来的了。如果美的风景、美的音乐，全不能感动你的灵魂，我是想说，如果你没有共鸣……”

“哈，你呀，好一个共鸣家！”舒宾打断了他的话，对自己新造的字，不禁得意地大笑起来，可是，别尔谢涅夫却又坠入了沉思。“不呢，我的老兄，”舒宾继续说道，“你是个聪明人、哲学家、莫斯科大学第三名毕业生，跟你争论可困难哩，尤其像不才我，这么个中途退学的大学生；可是，我告诉你吧：除了我的艺术以外，我所爱的美只在女人身上……在少女身上；就是这，也还是近来的事呢……”

他翻过身来，把两手枕在头下。

几分钟沉默地过去了。酷热的午昼的静寂，重压着闪耀的、沉倦

的大地。

“啊，说到女人，”舒宾又开始道，“为什么就没有人管管那个斯塔霍夫呢？你在莫斯科见过他么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老家伙简直昏了头。他整天坐在他那奥古斯丁娜·赫里斯季安诺夫娜家里，无聊得要死，可是还是坐。你看着我，我望着你，笨透啦！……那样子简直叫人作呕。你想想吧，上帝赐给了这人怎样的一个家庭；可是，不，他还非找个奥古斯丁娜·赫里斯季安诺夫娜不可！我真没有见过比她那副尊容还要讨厌的东西了，活像一只鸭子！前天，我给她塑了个漫画像，丹唐^①式的。倒很不错。待一会儿我给你瞧瞧吧。”

“叶连娜·尼古拉耶夫娜的胸像呢？”别尔谢涅夫问道，“有进展么？”

“没有，我的老兄，搞不下去啦。就是那脸庞儿，也够叫我没有一点办法。你一眼望过去，那些线条全是那么纯洁、严肃、端正；想着，弄像总不难吧。可是，完全不是那么回事……就像神话里的珠宝，可望而不可即。你可注意到她是怎样来听人说话的？脸上一丝神色也不动，可是那双眼睛的表情却在不断变化，而整个面孔，也就跟着变化了。一个雕塑家，尤其像我这么个低能的雕塑家，对于那样的脸，能怎么办呢？她真是个人不可思议的人……奇怪的人，”沉默一会儿以后，他又补充说。

“是的；她真是个人不可思议的姑娘，”别尔谢涅夫重复说。

“可她竟是尼古拉·阿尔捷米耶维奇·斯塔霍夫的女儿！要说血统，要说族系，这又从哪儿说起呢？有趣的是，她正是他的女儿，她像他，也像她母亲安娜·瓦西里耶夫娜。我从心坎儿里尊敬安娜·瓦西里耶夫娜，她是我的恩人；可是，她简直是一只母鸡。叶连娜是从哪儿得来那么美丽的灵魂的呢？是哪一点燃了她那心灵的火把的呢？呐，哲学家，这儿又给你提出了个问题！”

可是“哲学家”却仍和先前一样，一言不答。一般说来，别尔谢涅

^① 丹唐(1800—1869)，法国雕塑家、漫画家。

夫是绝不会失于多言的，就是当他说话的时候，他也说得很拙讷、不流畅，加上不必要的手势；尤其在此刻，他更感觉着一种奇特的平静落到他的灵魂上来了，有如倦怠，也像忧愁。在城里，他经过了长久的艰苦工作，每天用功好几小时，是新近才搬到城外来的。生活的闲适，空气的温柔和清洁，达到了目的地的感觉，友人的奇想的、无拘无束的放谈，一个突然浮现的可爱的面影，所有这些印象，不同而又好像相同，在他心里融成了一种总的情绪，既使他安慰，又使他兴奋，而终于，使他感觉着疲倦……他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神经质的青年人。

菩提树下，清凉而且寂静；蝇和蜂飞到荫下时，它们的嗡嗡声也似乎变得分外温柔；油绿色的青草，不杂一点金黄，鲜洁可爱，一望平铺着，全无波动；修长的花茎兀立着，也不动颤，似乎已经入了迷梦；菩提树的矮枝上面悬着无数黄花的小束，也静止着，好像已经死去。每一呼吸，芳香就沁入了肺腑，而肺腑也欣然吸入芳香。远远的地方，在河那边，直到地平线上，一切都是灿烂辉煌；不时有微风掠过，吹皱了平野，加强着光明；一层光辉的薄雾笼罩着整个田间。鸟声寂然：在酷热的正午，鸟向来是不歌唱的；可是，纺织娘的唧唧鸣声却遍于四野。听着这热烈的生之鸣奏，使得安静地坐在清幽的荫下的人们感觉着十分的愉悦：它使人们沉倦欲睡，同时，又勾引着深幻的梦想。

“你可注意到，”别尔谢涅夫突然开始说，用手势辅助着自己的话，“大自然在我们心里所唤起的，该是多么奇妙的感情啊！在大自然里，一切都是那么完全，那么明确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一切都是那么满足于自己；我们明白这一点，也赞美它，可是，同时，至少在我，它也往往引起一种不安，引起一种惶惑，甚至忧郁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是在大自然面前，和大自然相对的时候，我们就更明白地感到自己的不完全、自己的不明确呢？或者是，大自然所有的那种满足，我们却没有，而另一方面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所需要的，大自然却正缺乏呢？”

“嗯，”舒宾回答说，“我告诉你吧，安德烈·彼得罗维奇，我告诉你那是怎么个来由。你所描写的，是一个孤独的人的感觉，这种人并不是在活着，却只在出神地观望着。观望有什么意思呢？生活吧，生活

起来,那就好极啦!任你怎样叩着大自然的门,它总不会用清楚的言语回答你的,因为它是个哑子。好像竖琴的弦,它会发出一个音响或者一声呻吟,可是,别想它会唱出一支歌。惟有一颗活着的心——特别是女人的心——喏,它才会给你真的回答。所以,我亲爱的朋友,我劝你还是给自己找个心坎儿上的人儿吧,那么,你的什么苦恼,什么忧愁,马上都会烟消云散啦。我们‘需要’什么?就‘需要’这个。你可知道,所有这种惶惑,这种忧郁,都不过是一种饥饿。给你的肚皮装进真正的食物去,那么所有一切就马上不成问题啦。我的老兄,放胆生活,得其所哉,这就成啦。再说,‘大自然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?大自然有什么用处呢?你听听:爱情……多么有力、多么热烈的字眼儿!大自然……这可多么冷酷、多么学究气呢!那么,来吧,(舒宾唱了起来)‘万岁呀,玛丽亚·彼得罗夫娜,’哦,不,”他又说,“不是玛丽亚·彼得罗夫娜,可是,什么全是一样! Vous me comprenez。①”

别尔谢涅夫抬起身来,把紧握着手支着下巴颏。

“有什么可以嘲笑的呢?”他说,并不望他的同伴,“为什么要揶揄人呢?是的,你说得对:爱情是个伟大的字眼,是种伟大的感情……可是,你说的是哪一种爱情呢?”

舒宾也抬起身来。

“哪一种爱情?你高兴哪种就是哪种吧,只要有。我老实跟你说吧,照我看,就根本不会有几种几样的爱情。如果你爱……”

“就得一心一意地爱,”别尔谢涅夫插嘴说。

“当然,那是不待言的了;心,可不比苹果:它是分割不开的。如果你爱,那你就对啦。我可也没有揶揄人的意思。就说现在,我心里可真有一份柔情,简直柔得要化啦……我只想解释一下,大自然对我们究竟为什么有你所说的那种影响。那就是因为它在我们心里唤起了爱情的欲望,可又不能满足它。大自然把我们轻轻地向别的活人的怀抱里推,可是,我们不了解它,却只是向它本身去寄托我们的要求。啊,安德烈,安德烈,瞧这阳光,这天空,该多美呀,所有一切,我们周围的这一切,也全都多美呀,可你还忧愁;可是,如果说,在此刻,

① 法语:你会了解我的。

你手里握着的是你心爱的女人的手，如果那只手和那整个女人全是属于你的，如果你不是用你自己的眼睛看，却用她的眼睛来看，不是用自己的孤寂的心情去感受，却用她的心情来感受——那么，安德烈，大自然就不会叫你忧郁，也不会叫你惶惑，而你也就不会来观察大自然的美了；大自然它自己就会欢乐起来、歌唱起来的；它自己就会来应和你的歌声，因为，在那时节，你自己就会给它——给那哑口的大自然赋予生花的舌头啦！”

舒宾一跃而起，来回走了两次，可是别尔谢涅夫却垂着头，脸上浮出一抹淡淡的红晕。

“我可不能完全同意你的话，”他开始说；“大自然可并不往往把我们指向……爱情。（他不能马上说出“爱情”这个字眼来。）大自然也威胁着我们；它也使我们想起那种可怕的……是的，不可解的神秘。它难道不是终于要吞掉我们，从古以来就一直要把我们吞掉的么？在大自然里，有生，也有死；在大自然里，死亡的声音也正和生活的声音一样强烈呢。”

“在爱情里，一样有生也有死，”舒宾插嘴说。

“那么，”别尔谢涅夫继续道，“当我，比方说，站在春天的森林里，站在翠绿的丛藪里的时候，当我似乎听到了奥白龙^①的仙角的神秘的鸣奏的时候，（别尔谢涅夫，当他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，觉得有点儿害羞。）难道那也是……”

“那也不过是爱情的渴慕，幸福的渴慕，如此而已！”舒宾打断了他的话。“那种仙乐，我也知道的；在林荫里，在森林深处，或者在田野里，当黄昏来到，夕阳沉落，河上的轻雾从矮林后面升起的时候，我的灵魂也同样感觉着柔情和期待。可是，无论是森林，是河流，是田野，是天空，或是每一朵云，每一根草，都不外使我期待着幸福，要求着幸福，在这一切里，我所感觉的只是幸福的临近，听见的只是幸福的呼声！‘啊，我的上帝呀，光明而愉快的上帝！’我就用这样的句子开始我的一首诗；你得承认，这开头的第一句可够伟大的啦，可是我怎么也洩不出第二句来。幸福！幸福！只要我们还在有生之年，只

① 奥白龙是法国古代传说中的仙王，居于森林中。